



外国文学文化论丛

— 主编 栾栋

人文学视野下的 *T.S.* 艾略特 诗学研究

章晓宇/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外国文学文化论丛

主编 栾栋

Renwenxue Shiyexia De T.S. Eliot Shixue Yanjiu

人文学视野下的 *T.S.* 艾略特 诗学研究

章晓宇/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文学视野下的 T. S. 艾略特诗学研究/章晓宇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5. 8

(外国文学文化论丛)

ISBN 978 - 7 - 306 - 05471 - 5

I. ①人… II. ①章… III. ①艾略特, T. S. (1888 ~ 1965) —诗歌研究
IV. ①I56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9002 号

出 版 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吕肖剑

责任编辑: 杨文泉

封面设计: 林绵华

责任校对: 王 璞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0283,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中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20.25 印张 37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在“三界”处求索的艾略特诗学	(3)
第二节 T. S. 艾略特研究学术史回顾	(9)
第三节 人文学视野下的艾略特诗学研究	(17)
第一章 艾略特诗学之“契合性”结构	(21)
第一节 “开放性”的有机传统观	(25)
第二节 一种“建设性”观点:传统与创新	(31)
第三节 “新”批评“旧”批评——新“方法”旧“方法”	(53)
第四节 批评与创作的契合	(66)
第二章 艾略特“诗学缘构”之“实构”:“解疆化域”的诗学之维	(71)
第一节 “文史哲互根”:批评的界限	(75)
第二节 “感受性分裂”之“诗”“思”相融	(83)
第三节 “古歌回响”:诗与神的交融	(93)
第四节 一种有机的艺术形式:诗剧	(105)
第三章 “辟文学”观照下的艾略特诗学缘构	(127)
第一节 “辟文学”之诗非诗	(130)
第二节 古典与浪漫:一种“解构主义”诗学	(137)
第三节 一种“兼”性诗学:美与丑的合题	(157)
第四节 欧洲文学的“自赎”与欧洲文学的“解放”	(178)
第四章 教育与政治:艾略特文化批评的“双重面相”	(187)
第一节 艾略特的有机文化观	(195)
第二节 政治、教育:艾略特文化的“双重面相”	(209)

第五章 宗教:艾略特文学——文化批评之魂	(231)
第一节 穿越炼狱——艾略特的信仰之路	(238)
第二节 “向上的”启示:基督教与人文主义	(245)
第三节 “向下”的理性:批判现代性的基督教人文主义	(257)
第四节 一种智慧,而非一种哲学	(272)
结 语 一种走向“隳括”的诗学	(283)
第一节 神话——语言的“隳括”性突破	(289)
第二节 “解疆化域”的“隳括”性实践	(291)
第三节 “差异”与“同一”的“隳括”性特色	(293)
参考文献	(296)
后 记	(317)

绪 论



第一节 在“三界”处求索的艾略特诗学

19 世纪,工业革命、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欧洲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沉浸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中,以为往前仍然是那幸福的康庄大道。这时候的历史演进观显然是“直线型的”、“乐观的”。这种“乐观”在 19 世纪末达到顶峰。然而,随着 20 世纪的到来,随着工具理性的发展超越了过往的任何时代,人类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这一打击所引起的社会、文化的剧烈变化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了现代化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的人而言,绝对不亚于一场巨大的危机。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史无前例的恶战将欧洲击溃,使其躺在废墟之上。紧接其后的是一场规模巨大的社会革命浪潮。工人罢工、工人起义席卷整个欧洲。这些起义虽然都被狂暴地镇压下去了,但战争的屠杀以及它所引起的政治上的动荡不安却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大陆的社会秩序。尽管从欧洲的历史来看,动荡不安并非罕见,但 20 世纪上半叶的这场危机却从根本上瓦解了欧洲的社会秩序和思维模式。自此,一种强烈的不协调感、社会秩序破碎感、混乱感和无序感在社会上生发,而“种种文化价值标准则陷入一片混乱”。^①面对如此支离破碎的感觉,“科学好像已经衰退为贫乏的实证主义,目光短浅地忙于事实的分类;哲学在这样的实证主义与不堪一击的主观主义之间似乎已经四分五裂;形形色色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猖獗一时,而艺术则反映着这种茫然无措的状态”。^②社会、思想界方面表现出了它最为寻常的反应:“用绝望的、悲观的、惊慌而且夸张的话语,拼命地去寻找解决眼前危机的办法。”^③一切正如俄国诗人丘特切夫所言,“我们时代的文明已经到了‘沉默无言的渴望时刻’,其时,人‘没有家园,举目无亲、孤孤单单、虚弱无力……看到的和知道的只是一场宿命的遗产’。”^④

出生于 19 世纪末的 T. S. 艾略特 (1888—1965),宛如黑格尔笔下那神秘兮

① (英)特雷·伊格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3 页。

② (英)特雷·伊格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3 页。

③ (美)斯坦利·罗迈·霍珀:《信仰的危机》,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 页。

④ (美)斯坦利·罗迈·霍珀:《信仰的危机》,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 页。

兮的智慧女神米涅瓦的猫头鹰——“总爱等到一个时代完结，才肯在暮色中悄然出现，抖动它那灵活的双翼。”^① 1910年，欧洲正处于一种新旧交接、进退汇合的漩涡之中。此时，还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的年轻的艾略特从遥远的美国来到他朝思暮想的巴黎，游学一年。这一年，他在索邦大学学习了法国文学，并参加了柏格森的哲学讲座。当22岁的艾略特徜徉在这座令他魂牵梦萦的艺术之都时，巴黎的一切都令他惊喜。这一年后来被他称作“浪漫的一年”。这一年结束之后，他返回哈佛，继续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但枯燥的哲学时时都在与他内心深处的诗情作斗争，而巴黎的生活一次又一次地在他的记忆里闪烁，诱惑着他。他决定远走高飞，重返欧洲。1914年，他获得哈佛大学提供的谢尔顿留学奖学金。这真是重返欧洲的天赐良机！于是，为撰写有关英国哲学家弗·赫·布拉德利的博士论文，他决定赴牛津大学的莫顿学院继续深造。这一年，成为艾略特个人生活转折的重要一年。这一年，他结识了比他大三岁的同胞庞德，并迅速融入了以后者为中心的意象派文学圈子，并在庞德的资助下，发表了《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一诗。虽然这首诗以其支离破碎的形式以及稀奇古怪的意象，使得看惯了优雅、浪漫风情诗歌的大多数英国人不忍卒读，但那种“在幻想中让浪漫的情感充分地展示、表演，尔后给予致命一击”的诗风，还是对维多利亚以来英国文坛“湿漉漉的、矫揉造作的文风”给予了相当大的打击。正因如此，他与当时英国文学革命运动的若干文人志同道合，并迅速成为这场文学革命的中流砥柱。1915年，艾略特的个人生活经历了一个关键性的变化。他与一位名叫维芬的英国女孩坠入情网，经过短暂的交往，在没有通知家长的情况下，艾略特与她结为了夫妻。他的异国婚姻震惊了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家人。家人强烈反对他的选择，是时，家里甚至还为他在哈佛大学谋得了一个职位，实在不希望他为了一个异国女子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但事实已是如此，家人束手无策。这场匆忙结合的婚姻完全没有带给艾略特欣喜，问题很快就暴露出来。新婚的1915年竟成为他艰难的一年。蜜月甚至还没过完，情感问题、经济问题就双重袭来，打击着年轻的他。在备受煎熬中，居无定所、劳累不堪的1915年终于过去。1916年4月，他完成了博士论文，准备回哈佛参加答辩，随身还带上了自己的大部分诗作。命运就像一枚抛上天空的硬币，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吊诡。由于战争的原因，他前往美国的船在启程的那一刹那居然停开。为了顺利返回祖国，在之后他甚至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希望能在美国海军情报局谋得一个职

^① （德）黑格尔著、范扬中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4页。

位，并利用自己懂得多国语言的能力为祖国报效。但事与愿违，美国海军情报局并没有接受他的申请。自此，他似乎对美国彻底死心，决意定居伦敦。在庞德的帮助下，他进入了英国文化圈。1916年，艾略特出版了第一部个人诗集，逐渐地，他在英国文艺界站稳了脚跟，开始了在异国他乡兼诗人和文学批评家于一身的双重身份。但他并非以文为生，此时的他有比较稳定的工作，他的职业身份是劳埃德银行“殖民与外国科”的员工。这份工作从1917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25年，其间，他还先后兼任了《个人主义》和《标准》两份杂志的主编。《标准》凝注了艾略特大量的心血，这使得这份杂志带有鲜明的艾略特特色，也使其一直持续到“二战”前的1938年才停刊。银行的工作同样也维持得比较久，一共9年，也就是说，直到1926年，他才辞去银行的职位。也就是在那一年，他正式成为英国赫赫有名的费伯—格威公司的一名主编。连同《标准》杂志一起，1926年之后的他终于可以在其所熟悉的文化事业里大施拳脚。那一年，他38岁。这就是艾略特的早期人生，之后的故事我们比较熟悉。1927年，他皈依了英国国教，同年加入英国国籍。从此，他的诗歌和文学、文化批评里透露着一股浓浓的宗教味，这让他从一位先锋的诗人转变成了世人眼里最保守的那类文人，众人均不理解。幸好，宗教并没有影响他的诗歌创作，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使他的诗歌透出一股在有限的人生思考无限生命的哲理意味。在1939—1948年间，即“二战”爆发时期，有感于战争的残酷，他陆续发表深沉、哲理、大气磅礴的《四个四重奏》，这首诗被评论界称之为“史诗”，他也因此获得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至此，他达到了世俗之人所向往的成功的顶峰。同年11月，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本重要的文论集《文化定义随笔》出版。之后，他忙于写剧，排剧，发表演讲。1965年，他在伦敦去世，和华兹华斯、丁尼生等伟大诗人一起，永远地安息在伦敦西敏寺大教堂的“诗人之角”。他的墓碑上刻有“记住T. S. 艾略特，一位诗人”，上面还有他的两行诗句：“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我的结束就是我的开始。”一直以来觉得自己是“异乡人”的艾略特，终于叶落归根，成为他魂牵梦萦的传统的一部分。在他生前，他就一直被欧洲大陆那份深厚的遗产所深深吸引。那份遗产植根于欧洲过去——关于这个过去，我们不知道它有多久远；它也植根于现代的灵魂，关于这植根，我们并不愿意说出它有多深。我们只知道，那份遗产属于欧洲，它对于那些关注迷茫的、痛苦的、渴望的、斗争的人而言，一清二楚。

这个让他不惜背弃家庭也要奔入其怀抱的欧洲，在艾略特心里，其实并不以其边界定义，并非一个地理范围，而是一个文化概念。因此，当他说欧洲时，他

实际上指的是欧洲文化。众所周知,这份文化既扎根于古希腊-罗马的土壤,也扎根于犹太-基督教之中,是一种有“根”的文化。正是这种欧洲文化深深吸引了他。要知道,美国虽然拥有发达的科技、丰富的物质,拥有实用主义哲学,但恰恰缺少了这样一份种源性文化。然而,自从人类文明进化以来,欧洲这一种源性文化便开始四分五裂,源于同一源头的不同文化脉络之间开始存在冲突与对立。因此,尽管拥有共同的源头,但从欧洲历史来看,欧洲文化却是一个“躁动的”、“动态的”文化概念,犹如一个“多源且相互冲突的漩涡”^①。其中,“宗教与理性,信仰与怀疑,神话与批判,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存在与观念,特殊与普世,问题与重建,哲学与科学,人道精神与科学文化,传统与演变,新与旧等等相反相成的概念在这个漩涡中激荡更新。”^②很明显,这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冲突。事实上,就是在这一二元对立、二元逻辑之间的冲突与张力下,欧洲文化形成了它独特的文化魅力。正如在埃德加·莫兰看来,“欧洲没有任何文化要素或组成建构能够在长时间内压倒一方、禁止一方,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拥有持久的霸权,即使在中世纪也不例外。”^③来到欧洲之后的艾略特应该也曾在这二元对立的漩涡里挣扎过,但他并没有如普通的欧洲人那样在这对立的二元性中挑选出其一作为自己的选择,深受东方佛教智慧影响的他,懂得跳出二元对立,在一种“彼”与“此”之间游走,非此非彼,却又是此是彼。因此,在常人看来,艾略特就是一个矛盾的代表。他骨子里流着叛逆的血液,却在世人眼中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他不愿受束缚,内心总是被不断沸腾的思想冲击,但却一直致力于寻找秩序与和谐;他被誉为现代派诗歌之父,但他却是那位将笔当作武器,毫不犹豫地抨击着现代性、反对着现代派的诗人;他被称为先锋诗人,但他却于中年选择了信仰皈依;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人人都在反传统、与传统进行根本决裂,但他却能更加敏感地意识到传统的重要性,不遗余力地在文章中,在演讲中宣扬失却了犹太-基督教,失却了古希腊-罗马文学之根的欧洲现代文学是一场多么大的灾难……其实,与其说他是“矛盾”的,不如说他很“中庸”。没错,艾略特就是一位具有“中庸”思想的智者诗人。当然,“中庸”思想,并非我们

① (法)埃德加·莫兰,康征、齐小曼译:《反思欧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页。

② (法)埃德加·莫兰,康征、齐小曼译:《反思欧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页。

③ (法)埃德加·莫兰,康征、齐小曼译:《反思欧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页。

中国人所特有，古希腊的智者同样也讲“中庸”。比如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在《金言》中就说：“一切事情，中庸是最好的”^①；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动摇不定的灵魂，是既不稳定又不愉快的。”^②除了这两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也都讲过“中庸”。亚里士多德甚至曾撰专文对“中庸”做过深入分析：“中庸在过度 and 不及之间，在两种恶事之间。在感受和行为中都有不及和超越应有的限度，德行则寻找和选取中间。中庸是最高的和极端的美。”^③只是，在苏格拉底那里，“中庸”是一种节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中庸”意味着“折中”。这样的“中庸”，和艾略特的“中庸”显然有所差异。事实上，艾略特的“中庸”是一种具有东方智慧的“中”，这是一种没有“中心”的“中”，或者说是一种具有两个中心的“中”，“在这种‘中’里，现实的本质是‘易’，所以会在两个中心之间往复，从而导致现实的变化。”^④这种“中”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一中者不易，两中者易。”这种“中庸”与西方式的“中庸”相比，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易”。由此看来，艾略特所采取的“非此非彼”的方式是一种具有“易”，具有会通精神的“中庸”，他游走于两极之间，不采取其中任何一种观点，因为他懂得，一旦观点形成，就将“两中”变成了“一中”，思想势必僵化。“不将自己禁锢在任何观念当中，所以才能够展现现实的所有可能性。”^⑤于是，在欧洲这个大背景之下所形成的艾氏文艺思想，势必会反映出欧洲文化的特质，即时代的冲突与二元的冲突，但同时，它更加会反映出一种时代思潮的变化以及这种二元之间的变化。在这样的诗学里，有卓见、有谬误，博学、复杂、充满变化，这也使他成为一位在“三界”中求索的诗人与智者。

栾栋先生曾撰写过关于人文“三界说”的讲稿（亦见《易辩法界说——人文学方法论》一文），以“临界”、“零界”、“领界”^⑥概述人文学术创新的过程。在他笔下，“临界”指的是“这样或那样的非中心状态，是避开现成套路的羁绊或逃脱惯性运思的辖制，向人文的原生态过渡”。^⑦“由于人文的原生态是文

① 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2页。

② 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2页。

③ 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2页。

④（法）弗朗索瓦·于连：《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8页。

⑤（法）弗朗索瓦·于连：《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6页。

⑥ 栾栋：《易辩法界说——人文学方法论》，《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第55页。

⑦ 栾栋：《易辩法界说——人文学方法论》，《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第55-56页。

明文化的源头参考，所以，临界思路明显地表现为非主流、非中心、非权威话语的方略，其突出的特点是对文明劣根性的敏锐警觉和反思式矫正。”^①从这一特点来看，思想中不具备“中心”的艾略特绝对是一位具有“临界胆色”^②的人物。1919年，在传统信仰遭到不断质疑和抛弃的英国文坛，他提出一个充满悖论、强调“变化”的传统观。在这种“非主流”思想里，传统影响着创新，创新影响着传统，文学在一种动态的传统观里“向人文的原生态过渡”。而且，由于其思维方法带有一种“融通”式的“中庸”特色，因此在他的著述中，到处可见一种“避开现成套路的羁绊”，“逃脱惯性运思的辖制”，不断“向人文的原生态源头”进发的风骨，并由此展现出一种对现代性的大力批判，对人类文明大加鞭笞的自我“反思式矫正”。所以，说他具有“临界胆色”真是恰如其分。实际上，在具有了“临界风范”之后，艾略特继续向“零界”探索。在栾栋先生看来，“零界思想与中心话语和主流风潮相去甚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文化裂隙处的寻思，人文界边的观照。其最大的特征是以冷峻的目光透视人文，以界外通识洞察常情。”^③作为20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学科间的就近嫁接”^④就是他们“界边”、“界外”思考的表现，也是他们“治学的亮点”。^⑤比如，“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都曾“程度不等地意识到一科独闭的不妥之处”^⑥，因此，他们都曾致力于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艾略特无疑是这一行列中的成员之一。诚然，他的思想并没有达到“零界”理论的高度，但作为一名诗人、一名文学评论家，他却时时刻刻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映衬着“零界”的思索。在他的文学批评中，他退回到原点，退回到“无”，退回到“零界”，他去除了“中心”，走出了“界内”，采取一种“界边”、“界外”思考的方式，从而突破了文学、哲学、神学的疆界，解构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主义”，融合了音乐、绘画与表演等各种艺术门类。这种在“裂隙处”思考，在“界外”洞察人文的“解疆化域”和“通和致化”（栾栋语），不但体现在他的诗学里，而且也集中表现在他的诗歌中。因为在他的诗歌里，他可以把自古希腊以来的各路文学——中世纪文学、玄学派诗人、伊丽莎白戏剧、法国象征派诗

① 栾栋：《易辩法界说——人文学方法论》，《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第56页。

② 栾栋：《易辩法界说——人文学方法论》，《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第56页。

③ 栾栋：《易辩法界说——人文学方法论》，《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第56页。

④ 栾栋：《人文学研究现况简说》，《研究报告及述评》，2012年第5期，第88页。

⑤ 栾栋：《人文学研究现况简说》，《研究报告及述评》，2012年第5期，第88页。

⑥ 栾栋：《人文学研究现况简说》，《研究报告及述评》，2012年第5期，第88页。

人,以及各国文学——英国、法国、德国、印度兼收并蓄,他几乎可以将整个人类文学史包容其中。尽管这种“表现出明显的学科嫁接特点”^①的诗歌诗学并没有脱离文学的范围,“局面还是相对拘谨”^②,但在一种“通化灵肉”、“群科统善”^③的意识之下,他最终仍朝着“领界”进发。须知,“领界思想是在零界守望点的缘构,”^④“是天人合一的原生景观”^⑤,是“不同凡响的品格”^⑥。按照栾栋先生的讲法,“领界是最艰难的治学之道,所以最大的成果往往是集体的创作”^⑦,因此,我们可以说,艾略特正是那样一位具有“临界胆色”、“零界”意识的智者、诗人,因为只有具备了这两“界”,他才有可能让后人他的基础之上,“开始学科疆界的多向突破”^⑧,进而达到那“另辟蹊径,别开生面,领异标新,自铸伟词”^⑨的境界。

很明显,对于这样一位在“三界”处运思的诗人,这样一位不愿意被西方哲学思辨的形而上概念套住,但却愿在诗意的文学宇宙中自由遨游的评论家,对于这样一位不愿意被西方文化特质中的二元对立所束缚,但却能在二元对立的两极之间自由游走的智者,我们不能用惯常的文学批评方法去分析他的诗学与思想,不能用诸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这样的术语去框定他。他恢诡荒诞、纵横恣肆、博大精深的诗学,也许只有梳理群科、囊括大典的人文学方略才能做一些有深度的化解。

第二节 T. S. 艾略特研究学术史回顾

自从1914年发表第一首诗歌《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919年发表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以来,艾略特就引起了英美文坛的关注。关注

① 栾栋:《人文学研究现况简说》,《研究报告及述评》,2012年第5期,第88页。

② 栾栋:《人文学研究现况简说》,《研究报告及述评》,2012年第5期,第88页。

③ 栾栋:《易辩法界说——人文学方法论》,《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第56页。

④ 栾栋:《易辩法界说——人文学方法论》,《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第56页。

⑤ 栾栋:《易辩法界说——人文学方法论》,《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第56页。

⑥ 栾栋:《易辩法界说——人文学方法论》,《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第56页。

⑦ 栾栋:《易辩法界说——人文学方法论》,《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第56页。

⑧ 栾栋:《人文学研究现况简说》,《研究报告及述评》,2012年第5期,第88页。

⑨ 栾栋:《易辩法界说——人文学方法论》,《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第56页。

的热度从他生前一直持续到 he 去世后的今天，从未降温。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积累，艾略特研究早已成为一门“显学”。通过仔细梳理，现将其研究学术史大致归纳如下：

一、国外研究述评

作为影响世界文坛近一个世纪的重要诗人和批评家，T. S. 艾略特一直是文学评论界的焦点人物，研究成果丰富这一特性在西方学术界显得尤为明显。在他生前，同时代的批评家所发表的评论性文章就可以结成一卷厚厚的集子——由 J. S. 布鲁克所编辑的《T. S. 艾略特：同时代评论》（*T. S. Eliot: the Contemporary Review*），而在他去世之后，关于他的研究更是蔚为壮观，并且从中还涌现出一大批颇有成就和权威的“艾学”专家。1990 年，G. 克拉克编辑出版了厚厚的四卷本：《T. S. 艾略特批评遗产》，这基本上概括了英美学界关于艾略特的代表性研究。通观克拉克的归纳总结，尽管关于艾略特的研究多种多样，纷繁复杂，但我们仍可大致将其分为诗歌文本研究和诗学文化研究两大类。其中，诗歌文本研究集中在 20 世纪 20～50 年代，这一时期，评论界将艾略特晦涩难懂的诗歌称作“先锋”，大都采用新批评的研究方法对其或褒或贬；而在 60～90 年代这一段时间，诗学文化研究的表现则相对突出，这时，艾略特诗歌的先锋性逐渐丧失，经典性则不断增强，同时，新诗学也在不断涌现。在这种情况下，批评界开始突破早期局限于新批评的文本研究方法，向多个方向拓展，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挣脱艾略特“非个性化”观点的束缚，以他生平最为反对的研究方法，比如传记学、心理学、精神分析等来探究诗人的人生体验与其诗歌的关系。此类研究尤其擅长挖掘诗人的情感经历，并且试图以此来解开他诗歌中晦涩的谜团。比如 L·戈登在《艾略特的新生》中就把艾略特一生当中并不顺畅的情感纠葛——如与初恋女友艾米丽·霍尔之间若即若离、暧昧不明的爱情以及他与患病妻子维芬之间的不幸婚姻——看作影响艾略特诗歌风格的重要因素，认为正是这些女性使艾略特深刻“理解了人类的空虚和堕落”^①；另一位研究家吉德斯则更为极端，他在《T. S. 艾略特：神秘家、儿子和情人》一文中通过研究艾略特文本中关于 D. H. 劳伦斯的支离破碎的评价，认为他患有一种“害怕自己遭受‘恋

^① 刘燕：《现代批评之始 T. S. 艾略特诗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 页。

母情结’的焦虑”和“厌女症”^①。相对于这两篇文章，威廉·特纳·莱维的《深情》一书则显得温情脉脉。这是一本文字平实的传记式的书，作者充满“深情”地回忆了与艾略特之间的点点滴滴，试图对艾略特进行一种客观描摹。

(2) 把艾略特视作“现代派文学之父”，侧重考察他与现代派文学各个流派、各种语境、各个作家之间的关系，比如他与象征主义、意象派，以及他与叶芝、庞德、伍尔夫、乔伊斯、劳伦斯等现代主义作家之间的比较研究。这其中，施瓦茨的《现代主义的基质：庞德、艾略特和20世纪早期思想》、N. 哈格洛夫的《艾略特诗歌中作为象征的风景》、R. 克洛福德的《艾略特作品中的野人和城市》等都是属于将艾略特置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中的代表性研究。

(3) 重新考察艾略特诗歌诗学中反浪漫主义的诗学现象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此类研究认为艾略特的诗歌诗学并非与浪漫主义相互隔绝，互不往来，在他们的笔下，他们认为艾略特现代主义文学的实质应该是“浪漫主义的第二个阶段”。可以说，这是艾略特诗学研究的一个突破性进展。

(4) 将研究视野从文学范围转向艾略特思想中极为复杂的另一面，注重考察他诗歌诗学里所蕴藏着的哲学、宗教和伦理特征，从不同角度完善艾略特诗歌诗学研究。如E. 西格的《美国的艾略特》、M. 简的《艾略特和美国哲学：哈佛生涯》、M. K. 奈克的《西方创造性文学中的印度意象》以及D. E. 马克思威尔的《T. S. 艾略特诗学》等篇章就都是从哲学、宗教等角度来考察艾略特诗学特征的。

(5) 以后现代主义的各种理论，比如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等为指导思想，从种族身份、性别研究、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来重新解读艾略特诗歌诗学。此时，艾略特研究显得尤为丰富，各种声音齐齐发出，蔚为大观。比如这其中，有揭露艾略特文本中种族偏见的批评言论，如A. 朱利斯的《T. S. 艾略特、反犹太者和文学形式》就认为艾略特的诗歌中暗含着反犹思想，有法西斯倾向；但也有与这一想法完全相反的声音，如C. M. 科尔斯的《艾略特与印度传统：诗学与信仰的研究》就以艾略特诗歌诗学里的印度文化因子作为依据，认为艾略特的诗歌诗学恰恰体现了一种世界主义情怀。不光是这一方面，对艾略特持有两种极为相左的看法还可在“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一点上表现出来。关于这个观点，有的批评家认为艾略特诗学体现了强烈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特征，如G. 居罗里的《经典形成的意识形态：T. S. 艾略特和C·布鲁斯科》；但也有驳

① 刘燕：《现代批评之始 T. S. 艾略特诗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斥了这一观点的评论家，如 H. 戴维斯的《艾略特和阐释学》就主张艾略特诗学恰恰具有“反形而上学的一面”。很明显，在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语境之下，艾略特研究显得复杂多样、充满悖论。但无论对其是持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研究的多样性、丰富性恰恰表明艾略特仍然是西方评论界的焦点人物。

二、国内“艾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

1. 20 世纪 20 年代：首次进入

在艾略特发表《荒原》之后，即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他的名字便开始零星出现在一些中国学者的译介或是评论文章之中。比如，茅盾（玄）在 1923 年的《文学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几个消息》的文章，在谈及英国新办的杂志 *Adelphi* 时，他提到了作为撰稿人之一的艾略特。而在 1927 年 12 月的《小说月报》上，朱自清（佩玄）翻译了 R. D. 杰姆逊《纯粹的诗》一文，文章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从爱伦·坡、波德莱尔到瓦雷里的象征主义诗派的“纯诗”理论与艾略特的诗歌理论实际上一脉相承。在这一时段，尽管艾略特还未成就其盛名，但显然，来自遥远东方的他者已在有意无意间对他进行了相应的介绍。

2. 20 世纪 30 年代：积极译介

20 世纪 30 年代这一时期，可以称作中国学者对艾略特诗歌诗论进行积极译介的时段。此时的中国学界涌现了一大批知名的艾略特诗歌诗论的译介者，如叶公超、赵萝蕤、邵洵美、曹葆华以及卞之琳，等等。这其中，叶公超自称——当然据考察也应该是——第一个比较全面介绍艾略特的批评家。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得益于叶氏在当年留学于剑桥大学时与艾略特有过密切交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叶公超尊崇传统的文艺思想与艾略特的观点基本一致。在当时，他不但在很多文章中回忆过与艾略特之间的点滴情谊，还作了国内最早针对艾略特的系列评论，如《美国〈诗刊〉之呼吁》、《艾略特的诗》、《再论艾略特的诗》、《论新诗》等，这些文章当年多半发表于《新月》杂志。

叶公超之后，其弟子赵萝蕤开始着手翻译艾略特的诗歌。这是第一个把艾略特的诗翻译成中文的翻译家。她所译的《荒原》无论是诗歌内容，还是诗歌技巧，都深得艾氏精髓。这一译本与后来查良铮、裘小龙的版本相得益彰，各具特色。除了诗歌，30 年代也是艾略特诗论在中国得到全面介绍的时期。此时，艾